林語堂全集 16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16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十六册 目録

孝女耐兒傳（上） 一
孝女耐兒傳（中） 一五一
孝女耐兒傳（下） 三〇一
塊肉餘生述前編（上） 四五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說部叢書

第一編二集

孝女耐兒傳

倫理小說　卷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無比精良之美術品

商務印書館印行

珂羅版印

中國名勝照片

第一種 黃山

第二種 廬山

第三種 普陀山

第四種 西湖

第五種 避暑山莊

第六種 泰山

第七種 衡山

第八種 孔林

上列八種中國名勝寫眞均係黃炎培袁希濤張元濟蔣維喬莊俞諸先生旅行時特別攝影用珂羅版精製名山勝水維妙維肖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爲裝飾卽普通交際用作貽贈之品亦甚文明每種一冊定價大洋一元

中國名勝 布面三元 絹面四元

北京宮苑名勝 七角

中國風景畫 四角

西湖風景畫 四角

西湖名勝 七角

上海風景 一元

學校游藝畫 四角

學校成績寫眞 二集 每集一元

美術明信片 單彩色各二分 三分

美女畫片明信片 每張二角

序

予不審西文。其勉强厠身於譯界者。恃二三君子。爲余口述其詞。余耳受而手追之。聲已筆止。日區四小時。得文字六千言。其間疵謬百出。乃蒙海內名公。不鄙穢其徑率。而收之。此予之大幸也。予嘗靜處一室。可經月戶外家人足音。頗能辨之了了。而余自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數君子。偶舉西士之文字示余。余雖不審西文。然日聞其口譯。亦能區別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間有高厲者。清虛者。緜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於性情之正。彰癉之嚴。此萬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而獨未若卻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天下文章。莫易於叙悲。其次則叙戰。又次則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決脰濺血。生氣凜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筆施之。亦尙有其人。從未有刻劃市井卑汚齷齪之事。至於二三十萬言之多。不重複。不支厲。如張明鏡於空際。收納五蟲萬怪。物物皆涵滌清光而出。見者如憑闌之觀魚鱉蝦蟹焉。則迭更司者蓋以至清之靈府。叙至濁之社會。令我增無

數閱歷。生無窮感喟矣。中國說部。登峯造極者。無若石頭記。敘人間富貴。感人情盛衰。用筆縝密。著色繁麗。製局精嚴。觀止矣。其間點染以清客。間雜以村嫗。牽綴以小人。收束以敗子。亦可謂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人意不專屬於是。若迭更司者。則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爲下等社會寫照。奸獪駔酷。至於人意未所嘗置想之局。幻爲空中樓閣。使觀者或笑或怒。一時顚倒。至於不能自已。則文心之邃曲。甯可及耶。余嘗謂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爲最難著筆。史記外戚傳。述竇長君之自陳。謂姊與我別逆旅中。丐沐沐我。飯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愴者。亦祇此數語。若北史所謂隋之苦桃姑者。亦正仿此。乃百摹不能遽至。正坐無史公筆才。遂不能曲繪家常之恆狀。究竟史公於此等筆墨。亦不多見。以史公之書。亦不專爲家常之事發也。今迭更司則專意爲家常之言。而又專寫下等社會家常之事。用意著筆。爲尤難。吾友魏春叔購得迭更司全集。聞其中事實。强半類此。而此書特全集中之一種。精神專注在耐兒之死。讀者迹前此耐兒之奇孝。謂死時必有一番死訣悲愴之言。如余

所譯茶花女之日記。乃迭更司則不寫耐兒。專寫耐兒之大父淒戀耐兒之狀。疑睡疑死。由昏憒中露出至情。則又於茶花女日記外。別成一種寫法。蓋寫耐兒。則嫌其近於高雅。惟寫其大父一窮促無聊之愚叟。始不背其專意下等社會之宗旨。此足見迭更司之用心矣。迭更司書多。不勝譯。海內諸公請少俟之。余將繼續以傖荒之人。譯傖荒之事。爲諸公解醒醒睡可也。書竟。不禁一笑。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日閩縣林紓畏廬父敘於京師望瀛樓

孝女耐兒傳卷上

英國郤而司迭更司原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同譯

第一章

迭更司曰。余老矣。然恆數出。出則必乘晚涼。若在夏中。則必破曉而出。至於空曠之地閒行。或竟日不歸。或遇賞心樂事。竟至一禮拜不歸。亦間有之。然此言野適耳。若在城市。則必晚出。讀吾書者。或謂余惡白日之昭昭。而喜長夜之冥冥。然余亦人耳。其愛日之心。同於衆也。惟余沈痼之嗜。不知始自何時。以理度之。蓋有二因。或年老血衰。喜晚涼。次則吾之鄰右。日逐逐於貨利。迨晚一歸。余往觀其狀。卜其嗜好。願欲亦一佳事。且余冷眼觀人。借微光足矣。無庸此炎炎之旭日。洞燭無遺。蓋晚涼店肆。燭光外射。行人側面而過。余以其半面之神采。較諸平視時所得。爲夥。矧余尚有隱衷。不妨語諸讀吾書者。蓋余瞥眼觀人。即可就其人身上構造無數空中之樓閣。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在白日一視再視眞相一露則余空中樓閣營構又胡從下手市上來去者如織道上卵石爲革履所摩幾於光可鑑人似此一閧之市安怪市人長日耳根無復清淨余老病侵尋高臥荒廬但聞市上壯少男婦之倫及偃僂行乞之丐與革鞾槖槖之壯士下至惰窳之人行步蹣旅與馳騁康莊肩摩而過終日滾滾大似軀幹死而靈魂存同處一混擾之區受囂號震耳之罪戾卽如近市之橋人跡踵接而過亦間有伏橋闌而觀水者而負重之夫則置物於橋闌之上出菸吸之俯見橋下小艭中人謂能得白布作幔偃臥於陽光之下卽偃蹇一生於願亦足尙有臨水浩歎之人其腦筋之重較諸任載者尤甚彼記憶人言謂水死者其道至易其死尤至適此則殷憂之士也而余之宗旨固不重屬此等人物蓋余之所欲敘者蓋爲一夕出門所見之人顧欲識所見則不能不旁引側注作爲吾書波瀾讀者當能諒之余一日晚涼信步出門隨意所適無有定向忽聞有人近與余語余雖莫辨其聲顧已知其人之聲響實向我者來人之聲甚淸婉而嬌柔余聞之樂甚則回顧其人在余左次有雛

髮未燥之小娃似問余以地名地去此又至遠余曰此爲聖馬丁街去此遠甚女似含羞言曰知之惟兒適自彼處而來余大駭曰女郎獨行至是耶女曰然惟吾無憚獨行今以迷路心始惶悸余曰女郎奈何信我果我欺女郎者又將奈何女曰兒知公長者必不吾欺長者年高雅步雍容安能妄指他途令人駭汗而僵余聞女言誠切又淚睫慘黛似含悲戚心爲之動因曰從老夫行老夫爲若導可爾於是女以手授我如自少見育於吾家者至信弗疑因挈之同行余耄行滯女郎亦故遲其纖步偕我其狀大類女郎引余防余顛跌似非余引導女郎者然尚時時仰觀余面以卜善惡每覘余貌則粹然不以余爲僉猾余於此事亦欲求索其迹偵伺亦正同此女顧此女雖穉舉動乃類成人惟弱不勝衣耳衣雖陳舊洗滌至嚴潔初若非貧余曰女郎之行此遠道孰詔汝行者女曰其人爲至愛我之人余曰此出何爲女曰隱衷不敢白長者余大駭復審視其人自念是必有人隱詔此女以不可告人之事然此女見余疑駭則亦預覺因曰吾事非盜竊之類不可告人蓋事出隱祕兒亦莫審其

奥語時甚眞率余知女言不欺我也愈行與余愈稔意氣發舒無復拘攣惟不及其家事行次余逐事推究復逐事排遣以爲不能直射此女之覆欲以術探索則又內媿其譎矧此女信我至深奈何以機關探其隱事因思女既委身信我我必曲從其意既而又念窺人之祕事既不直惟徑至其家問其何由遣女者於事亦非梗而又慮既近彼家謝余弗加禮接則亦莫得其迹因故紆折其途使此女迷離莫辨直至於所居巷外女方知之既得所居則拍手爲樂直至一宇下扣扉余則徐徐至其門外屋中不燈天復沈黑余竟莫辨其爲何等家女扣扉三數門中始聞人聲微微見燈光行步甚儒緩大類物事縱橫門中人紆繞側行始至門次余借此燈光稍見門宇則陋室耳門中人爲短小之老人姓土闕武髮已垂白彼年固老然以風貌證此童娃定爲骨肉他無疑議老人及女眼光皆蔚藍作光惟老人臉上多皺紋似懷隱憂所以殊於幼女處僅僅在是屋中陳積均垂壞之古物牆陰有古甲冑作人立望之赫然壁間多神怪之圖變相可怖其餘則鏽矛鈍棘及破壞之古瓷鐵器象牙之玩具

雜以舊鏽。斑爛照眼。皆古時物事。夫以老人。殷憂陳古之貌。襯此滿地槎枒之古物。殊不媿爲此屋之主人。古物之中間以老人。古貌又似老人之貌。較諸物爲極敝。老人方以鑰啓關。燈光自玻璃外射。已照余面。老人大動疑駭。既啓關。見童娃居吾側。則尤駭。此時女卽發聲。呼老人爲大父。語以失道。求導於余之意。老人撫童娃之頂曰。孺子。汝乃迷失道。爲人所得者奈何。嗟夫。耐兒。耐兒曰。大父。吾何爲竟落人手。以貽大父之憂。老人卽與女親吻。且延余入。鑰其扉。以燈前導。繞行古物。曲折入內。肅余而坐。坐處有門。似通複室。余過其門內矚。隱約見小臥榻。然頗精緻。類雅人所居。女經此時。卽取膩燭然而入之。堂上但有老人及余。老人曰。長道悠悠。先生倦矣。以吾女孫之故。重累先生。吾何操足以報先生之貺。語次。移榻近爐。肅余坐談。余曰。願足下後此。勿令女郎輕出。卽足下所以貺我。老人曰。先生命我留意此女。實則世人之重耐兒。其愛情能逾我耶。老人語時。頗張王。余轉不能入之以辭。余久始曰。足下之愛此女。吾意頗以爲未滿。老人不及究吾辭。卽立辯曰。先生將以吾未盡心於此。

女耶。嗟夫。先生外人。又安知此。嗟夫。吾小耐兒。吾小耐兒。汝當知我。余觀老人連呼耐兒名。頗覺人間至愛之發現。無遺無如此八字爲形容盡致耳。余意老人尙有所言。然老人以二手承頰。累搖其首。對火無言。方主客相對嘿然。而女郎已啓關出。淡棕色之髮。被之肩井。匆促易衣。出而肅客。於是二頰皆赭。既出。似欲治餐款客。余此時注目覘耐兒。而老人乘余覘耐兒亦引目注我。余觀狀似老人家政。悉懸此童娃之手。家中二主一客外。初無他人。迨耐兒復入。余卽曰。尊府事事擗擋。均出女士之手矣。老人曰。先生乃未知長大之人行事之精審。皆不如吾孺子也。余聞言。私念弱少之年。此老委以家政。惰窳之心。已可誅矣。因微喟曰。鄙人生平所怏怏者。殊不悅以人世重要之圖委之孺子。令操心慮患。沒其天眞。且孺子何可濬以憂思。不聽其行。樂老人曰。孺子之天趣。胡能遏抑。彼得天富也。矧貧家之女。何者云樂。蓋樂雖微小。亦必以錢購得之。余頗慍。復進言曰。恕鄙人狂悖。以我觀足下家政。似未必貧。老人曰。此女非吾家人。彼母則吾弱息。婿家至貧乏可念。且鄙人無餘蓄。家亦壁立。先

生見吾家類非貧窶忽附余耳言曰以理度之此女後來必爲富人之室今茲爲鄙人摒擋家事君以爲此女奴吾家矣實則鄙人實無此妄念先生但觀女之襄助恆踴躍設女所操事易以他手女將不悅因搖首太息曰先生謂女勞此女無復顧惜上帝知余鄙人偷生至於今日卽爲是兒顧上帝不貺吾又將如何乃無一日遂心此胡能解此時耐兒出陳食品老人肅余入座置前事弗言余方御食復聞有叩門聲耐兒忽大笑其狀其聲咸媚立往啟關且行且言曰來者必克忒矣老人僞爲不悅曰孺子無禮乃好以克忒爲戲耐兒聞言復笑聲乃愈縱余不期亦爲莞爾少須所謂克忒者入矣其人爲蠢鈍之童子海口而絳頰胡羊鼻見狀宜令人笑克忒見余則愕立兩手轉其破冠時時左右跂其足不敢遽進哆口聳目左右視狀乃逾怪余見狀頗喜以爲克忒者殆天眞弗鑿之兒老人曰克忒汝行大不易克忒曰爲路果甚修廣老人曰汝覓得其人乎克忒曰覓之非易老人曰飢乎克忒曰微覺之克忒每言耐兒笑聲與之聯引而緜長吃吃不自已克忒見人哂己轉意得顧欲笑亦

不卽笑。已而不能更忍。亦大笑。脣張。幾至耳。眼合。至於無縫。此時老人神思復蕭索。如無聞見。余見耐兒笑時。眼淚幾湧出。移時。始以語慰撫克忒曰。爾尙弗知。吾今夕幾失道不得歸。克忒亦慰藉耐兒。後取麪包一巨塊。及肉與啤酒。至門次。恣其飲啖。此老人正垂首。如有所思。忽爾迴面。如與余作答語曰。先生斥我。我不顧惜。此兒乃大不諒。我。余曰。吾憑空無切之言。幸老友恕我。唐突。老人曰。諾。耐兒。汝前此時。耐兒直奔趣老人。張兩手抱老人之頸。老人曰。耐兒。吾愛汝。否復作聲曰。汝言之。吾究愛爾。否耶。女無言。以首納老人之懷。老人駭曰。耐兒哭耶。然則我固愛爾。爾謂我不信爾。心之信我。因啜泣自明耶。耐兒嗚咽曰。翁何爲問不已。卽克忒亦知翁之愛我。累問。適傷我心。克忒此時方嚼大麪包。以刀刺肉納之。巨吻刀身三分之一。已近喉。際因耐兒言。已見知。則大呼曰。人非愚妄。胡不了了語已。復納巨麪包語復塞。老人且撫耐兒之髮曰。此女今固無資。然必有致富之一日。惟爲期緩。必有一日踐此言者。他人長日爲苟且事。尙發迹。今我發迹之期。當在何時。耐兒曰。翁聽之。卽不得財。但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